

022_各盡自己責任：(法華經 36-序品第一 2013-07-05)

我呀，啊，聽見呢，沙彌果寧，對我講了好幾次，說是，啊，說，現在沒有人供養三寶，啊，這麼多人，就一個人來供養三寶，那一些個人，都不供養三寶。啊，我聽見這個話呀，我就要哭起來！爲什麼要哭起來了呢？啊！這三個徒弟恐怕要餓死，要餓死，把三個徒弟要餓死，你說那怎麼辦呢？所以呀，就要哭起來！

那麼這一哭起來，我一想，這是，又是執著了；所以於是乎又不哭了，我又笑起來了，笑什麼呢？我，那最好了！沒有人供養，那才顯出你要修道啊，才見出你的功夫。你若有了神通，有了真正定力，你就打坐呀，修行啊，你這一坐，坐十天，啊，沒有供養人？那時候恐怕雷根省長都要來供養你，爲什麼呢？喔，這西方出了聖人囉！在這西方人裏邊呢，能坐得十天，啊，如如不動，你還怕沒有人供養三寶嗎？不要怕的。

再又有一個說法，你就餓死，那是真正的偉大，啊，爲佛教，我出家，我不攀緣，沒有攀緣心，我坐這個地方，沒有人供養，我也不去攀緣；啊，餓死，那時候一定開悟的，一定和那個沒有飲水那個比丘是一樣的，釋迦牟尼佛雖然入了涅槃，你一樣可以見到釋迦牟尼佛給你說法的，啊，所以呀，不要擔心。

你們，所以今天我發表，這個出家的沙彌，手也不要存錢，那麼說是或者有臨時洗洗衣服啊，買一個肥皂啊，買一個剃鬚刀，這都要錢的，那麼少了，三塊，五塊的，這可以的，不要手裏帶錢多了，多了就是麻煩。你一管錢呢，就不會修行了，啊，又要寫帳。不寫帳，啊，人家這個施主啊，就覺得，啊，我出這個錢沒有寫到帳上，這個，啊，你幹什麼了？就生了不信心了。

所以呢，出家，我出家這麼多年，我告訴你，我沒有啊，因爲吃飯，叫人呢，供養我。我對你們講，你拜我這個師父，就是個沒有能力的師父。沒有能力什麼？沒有能力呀，來和人要錢的。我和人講一講，他出就出，不出算了，啊，不勉強人的。

啊，尤其你要啊，自己知道，我頭先沒有寫在那個黑板上，「**施主一粒米呀，重如須彌山**」，這個施主這一粒米呀，有須彌山那麼重了。啊，「**吃了不修道啊，披毛帶角還**」：你吃這個施主的供養的這個飲食啊，啊，你若不修道，一天到晚和人沖閒殼子，哩嗦哩嗦哩嗦，都不知幹什麼呢？

啊，這麼樣子盡講話，啊，沒有一個時候把那口收攝得住的時候，你這怎麼樣能修行呢？所以我告訴你們，少講話，多啊，用功，啊，這是啊，修道的人的本色。

一般人，在家人一看，說，哦！他們三個沙彌呀，和我們都是一個樣，我們現在吃飯，他們也吃飯；我們說話，他也說話；我們睡覺，他也睡覺；和我們沒有什麼分別嘛！啊，這個我們為什麼要供養他呢？連我都是這樣子。所以你看我和你們講話，沒有講一些個用不著的話；用得著！咦，並且我也不會英文，也不會講太多，所以呢，我也不多講，和你們沒有事情少講話。

重如須彌山呢，這一粒米有那麼重，啊，吃了不修道，要披毛帶角還呢！你受施主的供養啊，你如果不修道啊，將來呀，那個不得了的。啊，為什麼人家去做工，然後就要來供養你呢？就是要你修道的；你若不修道、不用功、不坐禪，不應該受人的供養，我是很怕的。

我再給你們講一段我過去的經驗，這在這個打禪七的時候，我已經講過，不過有的人呢，還沒聽過，有的人聽過，我在講多一遍，你聽的記得熟習一點。什麼呢？我在香港啊，第一年到香港的時候，手裏沒有錢，我也不會啊，向人去化緣去。

以後呢，就有一個郭寬普居士啊，介紹我到芙蓉山那去住觀音洞。這觀音洞啊，那裏邊潮濕，這個濕氣呀，非常重；啊，我在那，住這個洞啊，不要說茶杯，什麼都沒有，桌子也沒有，凳子也沒有，是什麼什麼都沒有，啊，一切皆空，一切都是空的。

那麼我坐著，在什麼地方坐著呢？就在那個牆上啊，石頭，石頭牆有這麼一個平的地方，在那個牆上坐著。坐到牆上啊，坐了幾天，你說這個腿怎麼樣啊？就不幫忙了，腿不會動彈了，坐的腿不會動彈了，啊，這個腿麻木的，簡直的就沒有知覺了。

這時候，自己打妄想，說是，不要在這住了，出去，但是，一想人家介紹我到這地方來修行，我住了三天就不住了，這怎麼能對得住人呢？啊，怎麼樣交待呀？啊，這個話沒有法子講，講不通，唉，自己想，死到這個洞裏我也不出去囉！我就在這坐著。那麼坐過半個月，咦，這個腿又恢復，又活動了，可以又幫忙了；它又和我合作了，以前就和，這個腿和我不合作，那麼又和我合作了。

合作啊，每一天要下山去乞食去，乞食啊，就拿著，自己拿一個鉢啊，到那個竹林禪院去托鉢，取飯回來吃。啊！你說，我這個魔障也多，過了有一年，因為那洞裏頭濕啊，我就在洞外邊造一個小小茅蓬；這小小的茅蓬一造起來，這個魔障就來了，我旁邊有一個鄰單呢，這個法師啊，他就生了一種嫉妒心，就告訴啊，這個竹林禪院，說，不要供養他了，他自己有錢呢，啊，有錢造茅蓬，怎麼沒有錢吃飯呢？不要供養他了。

那麼這個竹林禪院這個當家師叫茂雪(茂啊，就是茂盛的茂；雪呀，就是下雪的雪)，哦！就聽他的話，就不給我飯吃。那時候真沒有人供養囉！真沒有人供養。沒有人供養，我自己呀，就一想，自己有一點少少東西，把它吃了了，就在那打坐。我也不告訴任何人，說我沒有飯吃；我也不出去，誰也不見，餓死我這就算了。我就像方才教這個果寧這個法子，我餓死更好啊，餓死更偉大，為佛教而犧牲，那是再妙沒有了，再偉大也沒有，再光榮也沒有。

一坐，坐了幾天，這時候啊，就有一個姓勞的叫**勞寬勝**居士。這個居士呢，很矮的，大約比這個果近呢，還矮，可是他有五、六十歲了。他有一次啊，就被這個狗給把腳咬了，咬了，兩三個月也沒有好，沒有好啊，他看中醫，西醫，都沒有看好。

以後呢，有一天，他就作了一個夢，作什麼夢呢？他就看見韋陀菩薩現身，告訴他，說是，你想要你這個腳好啊，你去供養供養啊，在這個芙蓉山後邊觀音洞啊，那有一個叫**安慈法師**的，你去供養他，你這個腳，狗咬的這個腳就會好了，就沒有事了。

那麼一連，他作了好幾個這個夢；並且這個韋陀菩薩還告訴他，啊，說是這個安慈法師啊，是什麼樣子，即刻他就看見呢，這個樣子。那麼於是乎啊，他就信這個夢囉！啊，信這個夢了，他就自己呀，拿出七十多塊錢香港錢，又另外呀，買了三十斤米，三十斤米呀，他自己揹著，放到肩膀上就去送到，往觀音洞送。

送到觀音洞，偏偏這個，我這個鄰單，這個法師啊，就出去一看，這齋主來了，護法來了，就趕快出去歡迎啊，啊，看著拿著東西，出去一迎接，他就問他，說，你這有個安慈法師，他在不在這住啊？這個我這個鄰單，這個和尚就說，說，我呀，是這個地方的當家師，你無論送什麼東西，交給我可以了，你不要找哪一個安慈師，不安慈師了，你不要找了。

啊，這個居士說，我在夢中夢見一個法師，不是你這個樣子的，韋陀菩薩告訴我，他是叫安慈法師，不是你這樣子，我要送給他，這個和尚就發起火來了，什麼叫不是我這個樣子的，你胡說八道，我這是這個地方的當家，根本他不是當家，你送所有的供養，都應該交給我，就和這個居士吵起來。

一吵，我在洞裏頭聽，什麼安慈法師，有我的名字，啊，我出去看一看！啊，出去一看，這個居士說，哦！就是這個法師，我就是來供養他的，這個和尚火氣更大了！完了，我就問他，你怎麼回事啊？他就講，說是啊，韋陀菩薩給他托夢，叫他送點供養來。這麼樣子，我說，那好了，你送供養，你供養我，供養旁人是一個樣的。

現在你既然供養我，現在又有這一位法師，我和這位這個法師是在一起的，我們不過自己吃自己的，現在分開，米也分開兩份，錢也分開兩份，這個法師怒氣沖沖的，啊，也就想要講道理，但是也沒有可講的了，沒有其他的道理可講的了；於是乎啊，就分開了。分開，他又吩咐這個居士，說，以後你送什麼東西來，都要交給我的，就由這樣子呢，沒有餓死。

沒有餓死，你說這個勞寬勝啊，他們一般人給他起名叫本地法師，因為他也歡喜講佛法，一般人呢，給他起名就叫本地法師，本地，就是當地的，不是外來的，不是派來的，不是由外邊來，是當地的法師；根本不是法師，是一個在家人，他們一般人呢，就這麼連笑他，再給他起這麼一個綽號。

那麼就各處去講，說，喔，很奇怪的，啊，在觀音洞那有個安慈法師，我作夢夢見他，韋陀菩薩叫我供養他，我腳就好了；果然我送供養回來，我腳也沒有醫，沒有再找醫生，它自己就好了，就認為很奇怪的。

所以有這麼個奇怪事情不要緊呢，結果就沒有餓死，在那地方雖然沒有人供養我，但是啊，在香港的居士就源源而來，這個聽說，哦，也送供養去，那個聽說，也送供養去；無論誰送供養，我都分給這個鄰單，分給他一半。本來是供養我的，但是我都分給他一半；但是他還不滿足，哦，以後用種種的方法來破壞我。啊，結果我搬走了，不在那住了；不在那住，就是修的西樂園寺了。

我在那住的時候，前邊有兩個水池，啊，那個水呀，天天在那個山上就有水來，夠十個，二十個人都夠用的；我一搬走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山上的水不來了，沒有水來了。我修成西樂園，本來沒有水的，啊，西樂園那有水來了。所以他們一般的和尚，就都說，我把水給帶到西樂園去了，

給帶跑了，在芙蓉山住的和尚。啊，由這一點呢，我在那雖然想要餓死，也沒有餓死。

你們三個沙彌如果不怕餓死，你不要擔心，一定有供養的。你現在就因為怕餓死，所以沒有人供養你；你若不怕餓死，那就不要緊，你只要沒有恐懼心，自然你道業增長，所以不要擔心有沒有供養。並且，你真到沒有供養的時候，那自然就有了，要**你有修行，有感應**。

我方才沒講嗎，啊，都像那個小沙彌似的，現在今天幾天沒吃飯了？三天沒吃飯了啊？是兩天了，到明天說要吃飯。常常不吃飯呢，那是一個好辦法，啊，又省錢，又不需要人供養。

那麼，**出家人呢，應該要憂慮你自己的道業成就、沒成就**，不要憂慮有沒有供養。你就有供養，你若不開悟，沒有成道業，那你也是個凡夫；你若是道業成就了，就是沒有供養，那你也是個聖人。所以呀，你們現在三個人出家，是不是天天覺得自己道業沒有成啊？這是啊，是一個問題。或者呀，自己修的佛法呀，誦的經，沒有啊，熟悉，沒有記清楚，作為你自己的憂慮。

你們現在，在西方來講，是一個開始，可以說是一個都要做開山的祖師，都要做祖師，那麼你憑著什麼要做祖師？你有什麼功德？你有什麼成就？啊，你對經典上，對哪一部經是真正明白了？你真可以講了？對你修行功夫上，你一坐，是不是可以坐一個鐘頭、兩個鐘頭、三個鐘頭、四個鐘頭，乃至於一天、兩天，或者一個月、兩個月，這麼腿也不要來動轉它，來移動它？

你若有這種定力了，那你愁什麼沒有供養呢？你沒有定力，你找供養啊，越找越遠。為什麼呢？一般人一看，哦，這是個攀緣的和尚，盡各處去，喔，攀緣，不修行，就來攀緣，叫人供養，這是啊，一種大錯而特錯的。

所以呀，現在你們要迴光返照，不要去問人家供養不供養，你們就問你自己修不修道？有沒有修道？你若有修道了，**為什麼你怎麼還知道沒有人供養呢？**啊，你若真正修道了，有人供養，沒有人供養，不知道？為什麼呢？心裏不在這個飲食之間。所謂啊，「**君子謀道不謀食**」，君子求這個道，不求食的。

所以呀，我，有人供養，我也這樣子；沒有人供養，我也這樣子。我寧可修道而死，我為著修道就死了，我也有價值。我不可以呀，苟且偷安呢，

就叫人來可憐我，我活著。要有頂天立地那個志氣，我這個頭，把天都給頂破了，啊，頂到三十三天，最高那個非非想處天，都給它，天都給頂破了，啊，要有這種志願。

不是說，哦，一天沒有飯吃，兩天沒有飯吃，就受不了了，不要這樣子，這樣子太沒有出息了，我不希望收這個沒有出息的徒弟，所以你們都要立下志氣來。以後，一般世間的人都歡喜錢，歡喜錢；你們不要錢，啊，不管錢，拿出一個真心來修道，這才可以的。你沒有真心修道啊，那個馬馬虎虎的造罪業，罪業更厲害。

所以呀，今天我在這個講經的期間呢，給你們講一點真正的這個道理。以後，誰？我若有道德，他送給我錢，我都不要的，要他跪著叩頭啊，頂禮，恭恭敬敬的，才可以；他若不恭敬我，供養我，我也不接受的，我不接受這供養。

你這個有在家人，就應該護法這出家人，如果你等著出家人餓死了，那你再想做功德，也沒有地方做去。爲什麼呢？把這個三寶都餓死了，你再想做功德，也沒有地方去做去。所以，你們出家人也應該知道你應該做的事情，在家人也應該知道你應該做的事情；啊，你不要等著把這個三寶都餓死了，然後再來供養，那又沒有了，啊，你想供養啊，也沒有三寶了。

所以這要啊，各行其事，各盡個人的責任。出家人就是修道，以修道爲責任；在家人就是以供養爲責任。你出家人不修道，在家人就不供養；你在家人不供養，出家人也不修道。那麼你出家人也要修道，在家人也要供養，這是啊，**合則雙美，兩得益彰**。